

### 我那不识字的母亲

·周竹青·

"妈——妈——"睡梦中的我 又梦见了母亲,也许是母亲的祭 日临近,这些天我时常在梦中见 到母亲,她那瘦弱的身子端坐在 木制的织布机前,正手脚并用地 织着布。

母亲不识字,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如果健在,今年正好100岁,离开我们也已经20年了。在我心里,她是一位善良、慈祥、勤劳的好母亲。

听村上人说,我家有个同姓的叔太太(曾祖),无儿无女,一直独身一人。因生活所逼,将家里能变卖的家产全部卖光,最后瘫倒在家,我母亲看不下去,担负起赡养义务,每天端茶送饭,为他换洗被服。当时母亲身怀六甲,前后服侍叔太太近半年时间,时隔数十年,村上人还常常提及这件事,大家都称母亲有"菩萨心肠"。

大家的评价一点不假。记得 有年正月的一天,全家人正在吃 饭,邻居小伙伴突然跑进我家相 告:"讨饭子来了!"我连忙丢下饭 碗,去关院子的门,母亲立即板起 面孔说:"人家要饭不容易,让他 进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褴褛, 身体佝偻的老人走了进来,母亲 盛了满满一碗热饭,夹了好几样 菜递给老人,见老人手捧着碗吃 母亲索性让他坐在桌子上吃,吓 得我和姐姐端起碗走开。那人吃 饱后,母亲又递给他几个馒头让 他作为路粮。我们对母亲的举动 很是不解,她却说:"这就如同上 狼山烧香,送上门的善事不能不 做!"说得我们无言相对。

母亲生育了我们姐妹五个,从我记事开始,从没看到母亲打骂过我们。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所穿的衣服都干干净净,破损的地方补得平平贴贴。每年过年,母亲总提前为我们准备新衣、鞋袜,而她年复一年地穿着当年出嫁时的那件绸缎棉袄,肩上已被虫子蛀了几个小孔,色泽也很暗淡,我们也曾劝她添件新衣服,她总是说:"我在家待着,新旧不要紧,你们要出门拜年的呀!"

我在姐妹中排行老幺,从小体质就差,有一年患上了"百日咳",整天咳过不停,嗓子也咳哑了。母亲心急如焚,每天利用吃饭的间隙背我去村医疗室打针,

不知听谁说吃竹叶上的露珠可以治咳病,母亲每天天一亮就去屋后的竹园里,小心翼翼地把露珠抖落到勺子里,然后喂给我吃。年幼无知的我还不情愿喝那淡而无味的"土偏方"。现在想想或多或少的露珠,其实是母亲心血凝结而成!上高中时,我寄宿在校,每周末返校时,母亲总劝我多带一点米,不要饿肚子,有时还塞给我一两元钱作为零花钱,这都是父母勒紧裤腰带节省下来的。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为改 善全家人的生活,父母操碎了心, 吃尽了苦,父亲常常出工,上滩割 芦苇,母亲除了白天在生产队上 工外,晚上还纺纱织布。用村子 里人的话说"她能把棉花朵做成 衣",母亲将轧过的棉花(去掉棉 籽)搓成棉条,用手摇的纺车做成 纱团,把纱团绷成一框框线,经蒸 煮晒干后再做成纱锭才能上机。 织布机是靠脚踏作为动力,带动 梭子左右穿行,发出有节奏的声 响。所有工序全部依靠手工,织 出的布称之为"土布",手感较为 粗糙,但属"纯棉制品",小时候的 内衣、床单大多用它做,弥补了布 票的不足。也有乡邻用棉花来换 "土布",母亲收取一点加工费,来 增加家庭收入。孩童时我常常睡 了好长时间,依稀听到母亲纺纱 织布的声响。她每天睡得最晚, 但早晨起得最早。每每早上起 床,母亲总是把早饭做好后,又去 生产队打早工去了。记得那年头 家中常年养了两三头猪,从早到 晚,母亲披星戴月,像陀螺一样成 天忙过不停。在生产队干活,母 亲也像老黄牛一样,因而多次被 评为"五好社员""劳动能手",受 到生产大队的表彰。

也许年轻时过度劳累,刚步 人古稀之年的母亲,身体每况愈 下。一个冬日的中午,父亲突然 打来电话,哽咽着说:"你母亲不 行了……"我急匆匆地赶到家中, 母亲已永远闭上了双眼,姐姐告 诉我,母亲临走时还念叨着我的 名字。在护送母亲去殡仪馆的路 上,我的泪水顷刻溢出眼眶,这竟 是我80岁的母亲第一次乘坐汽 车,第一次经过这样的都市!而 今,母亲化作尘土,与大地融为一 体。母亲,如果真有来世,我还愿 做您的儿子,我们再续前缘!

### 小人书摊

•严立書

小人书,大名应该叫连环画吧。 64 开本,通常在100~150页之间,多 为黑白印刷,极少数也有彩色的,而 其封面则总是光鲜靓丽的彩印,吸引 着众多小朋友的目光,这是早年间我 们的挚爱之一。它图文并茂,通俗易 懂,那环环相套的传奇故事正适合小 学阶段识字不多的我们,而大部头的 故事书籍既难寻觅,也没有心思和能 力阅读。记得几位有书香背景的同 学从家中拿来演义之类的书,一看那 竖排繁体字就头疼,更不要说有的书

但是,要读到它也颇不易。那时的家长好像没有给零花钱一说,能够勉强供饱孩子肚皮已经不容易,哪有另外的余钱。通常到学期结束,我们把不用的旧书、作业本等卖到废品收购站,所得几毛钱就去买一两本心仪的小人书,然后同学之间交换着阅读。不过这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于是到小人书摊租阅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还通篇没有标点。还是看小人书有

摆摊出租小人书的似乎有"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区别。正规一点的,摊主租一间门面房(或许就是他自己的家),略事装修,挂出招牌。屋内有桌有凳,玻璃柜里摆上各种小人书,供人租阀。记得他们还兼代人油印讲义之类,原老城区人民大会堂斜对面就有一家。但是他们的规矩也多,不准高声喧哗,不得几个人合看

一本书,还有时间限制,时间一到,不管你有没有看完就要来收书。所以 尽管这里窗明几净,灯光雪亮,我们 也难得去光顾。

那"游击队"就是路边摊了。摊 主在街边临时搭张木板,罗列几张 "爬爬凳",有的甚至就在地上铺张油 布(稍后铺塑料膜),摆上若干本小人 书。他们往往自家有较多的小人书,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出来换几个 钱。我的一位小学瞿姓同学,他家就 有很多书,也曾在老邮局门前摆过小 人书摊。摊主之间似乎也有默契,相 互总要拉开一些距离,各不相扰。这 里相对宽松些,两个人凑在一起阅读,摊主也不大干涉。凳子往往不够 坐,于是有些人就地坐在人行道的也 牙上,或者干脆站立着看完,好像也 没有人向他们收过税或管理费吧。

到书摊租书看,比自己买书,那 阅读范围要广多了,也算经济实惠。 通常是两分钱看一本,如果连续租 借,还可以有优惠,接着交一分钱就 可再租一本。那时晚学放得也早,背 着书包路过小人书摊,如果身边正好 有几分钱,就忍不住凑到摊前。若凑 巧是同学代他家长看摊,还可以"蹭" 书看。有时,那同学刚好有条题目不 会做,我帮他解决了,就可以换来几 本书免费阅读。这大概是最初的"知 识产权"出售吧。那三国、西游、水 浒、聊斋等传统故事,那井冈星火、太 行烽烟、淮海鏖兵、钟山风雨等革命 故事,就是在这断断续续的租借中读到的。沉浸在小人书中时,街上往来车辆、人群的喧闹都被屏除在脑后,也常常忘了时间,弄得回家晚了遭家长责骂,但心里快活着。升入初中后,我自己购买的小人书也逐渐多起来,有同学撺掇我也去摆个书摊"收回成本",却终因脸皮薄,没有"创业"成功。

几年前路过书店,发现上海人民 美术出版社把60册一套的《三国演 义》、36册一套的《西游记》连环画结 集在一起,做成巨册,精装重新出版, 我立即掏钱买下,持回家重拾儿时情 趣。这一回有了新的收获,不再是痴 迷于它的故事,而是惊叹于出版家、 艺术家的严谨负责精神,那一幅幅精 美画面,那一行行通俗文字,真可以 说一丝不苟、恰到好处。他们真为少 年儿童办了大好事,这是后话。小人 书摊大概一直坚持到上世纪60年代 中叶,在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 这实在是增加儿童阅读面的好去 处。那时的记性也特好,有些经典段 子几十年后仍然能脱口而出。书中 的某些常用语也被小伙伴们学会,随 口道来:"吾乃某某是也!""妖怪休 走,吃老孙一棒!"多年后同学相遇, 提起这些话题来还会眉飞色舞,津津 乐道。后来,小人书摊销声匿迹,新 时代以来,各种传媒丰富多彩,书摊 也没了复兴的可能,但它的功绩似也 该被历史记住。



# 孝化村夜景(摄影)

·叶 江

# 诗词轩

## 靖邑游诗词一组

・周明荣・

#### 德胜美村(嵌名诗)

德高恒业远,胜绩俊杰多。 美景新农富,村风当今歌。

#### 水美通太(嵌名诗)

水清浇灌谷蔬丰, 美景迷连丽色浓。 通道迎逢来访客, 太平盛世幸福中。

#### 参观西来农耕馆

一部农耕史,乡愁思绪篇。 人锄耘痩地,牛耜垦荒田。 温饱年年欠,贫穷代代延。 第一生产力,吾辈处超前。

### 逛季市老街随想

市井几喧哗,商街无数家。 颓垣凭古镇,断壁证繁华。 百载前人事,干年后辈差①。 复修时正应,游客总称夸。 注:①指要做的事。

### 满江红·谒生祠岳庙

(押岳飞词韵)

征寇元勋,多善战、未曾停歇。两军峙、强兵相见,战情悲烈。雪耻精忠凭义胆,报仇傲骨留残月。哪顾得、多少利功名,酬国切。

恨奸佞,寒如雪。"莫须有", 未先灭。有弄臣诬陷,国图当 缺。徒淌几行悲辱泪,空流无数 忠良血。一生憾、还我美河山,终 难阙。

(以上均中华新韵)

## 遗迹

・鞠益恒・

靖江有本文学类杂志《孤山》,想一睹芳容,刘文剑老师微信指点:双 鱼食品厂原址上新建的马洲美术馆 可阅。

虽在小城定居多年,还是第一次 听说这一所在。中秋节后,秋高气 爽,风和日丽,逮了个周日的午后,驱 车直奔目的地,围绕美术馆转了数 圈,前卫建筑风格凹凸有致,生怕在 不经意间遗漏了哪扇好打开的门,终 未如愿。一打听,美术馆只有举办活 动时才开放,而我在围绕美术馆转圈 的当口,西南方向的一根高大烟囱引 起了我的注意。

抬头仰望,烟囱裸露的红砖表面经岁月风雨侵蚀,抛却浮华,呈现原始寂静之美。"靖江制革厂"五个大字招牌镶嵌在烟囱的中上部,我恍然大悟,原来该厂坐落于此……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十七八岁, 在新桥一小厂上班,某天有个要好的 同事邀我下班到他家玩,我们正在吃 晚饭,一人闯进家门,顿时满桌欢呼 雀跃,同事兴奋地向我说:是我哥哥 回来了。第二天,同事叙说他哥在靖江制革厂工作,是国营单位,我们张大了嘴巴,羡慕不已,就像是说他哥在美国做了总统。那时一个城里的国营企业,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边远农村乡巴佬小毛贼来说,是何等神圣!

少年时憧憬的圣地,无意间突然 出现在面前,倒是不能错过。我以烟 囱为导向,接近它,原以为烟囱拆除 难度大仅单独保留,哪知烟囱下周围 的一大片老厂房都完整地留存至 今。我沿着巷道七拐八拐,居然顺利 地进入到厂区,一墙之隔,两重天。 外面是高尚整洁的联排别墅小区,里 面老厂房门窗破损,断垣残壁,居然 还能见到粉墙黛瓦的厂房,人字梁托 起的屋面,老墙的颜色写满光阴留存 的印记,变成饱经沧桑的表情。这些 斑驳的印记诉说着历史,质朴地传译 了原有的记忆,留给我们更多的时光 回味。屋面青黑的瓦陇歪歪扭扭、七 零八落,残缺不全……不时有股机油 味侵入鼻腔,原来是有几间尚好的厂

房租给了机加工个体作坊,里面安放 了几台设备正在操作生产。

我上世纪90年代初进城,住东门的虹桥新村,据说是改革开放后靖江第一批开发建成的商品房。之后的数十年间,见证了我们这个小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除四眼井,魁星阁、公花园外,其余都已地毯式地构建了新房和格局,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模样。而在这老城区中心,居然还保留了半个世纪左右的一群老建筑,令我惊叹不已!

大城市的老工业基地,遗留下来的厂矿区域,经艺术家设计师精心打造修缮,变废为宝,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场所,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方面的做法呢?让我们这座新兴小城有穿入历史的时光隧道,这里的故事虽然属于过去,但向未来打工!

夕阳西下,烟囱在晚霞的映衬下苍健挺拔,像位慈祥的长者,依依不舍地目送我远去……我说:"逮到机会,再来看你!"